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隱園藏稿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王汝嘉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貢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石隱園藏稿卷二

明 畢自嚴 撰

文一

雲間雅奏序

夫文之稱雅何昉乎蓋自宣父刪詩風存國俗雅載王  
謨而雅之義始著國俗采之方謠間有征夫思婦淒涼  
慘結之聲王謨筆之禁署則多哲王碩輔相與蜚揚鴻

駿鋪張盛美之什其詞典重其旨深醇無鉤棘無萎蒨  
故綜文家往往鵠而樹之乎雅雅者常也正也匪常匪  
正離厥鵠矣余不慧不敢謬託知言顧於執事間嘗染  
指竊鼎一臠以故釋褐後猶津津喜譚執不厭蓋農人  
說農賈人說賈自其所好非其能也又幸承匱雲間雲  
間故機雲里稱風雅奧區都人士家抱荆璧人握隋珠  
即談執而求軌於雅道舍此奚之焉余觀近日之文多  
影附響傳千人合喙如羣替取道一夫相與按肩從之

進旅進蹶旅蹶不自持也惟雲間各建旗鼓獨成隊伍不肯鉅釘割掇巧人牙後餘馥為膏容今其文具在可覆按是宜衆噪無諧聲哉而顧族而命之雅何也蓋惟不能為創也乃不能為諧苟能為創也則莊嫺者取傳典依經無取株守劍刻嫺者歸雅瑰奇者取窮神極變無取佶倨聳牙奇者亦雅比如金玉相宣絲竹並奏器數則殊而成文協律無亂無奸節韻常合向所謂鉤棘者萎蕩者一切掃去惟常惟正之兢兢又何弗諧之有

余既喜談執諸士子復謂余生齊魯漸靡文教以為於此道必有闕睹故無擇衿生髻俊爭以其文來就評隲或矢口風簷或湛思芸閣或從余拈題印可材不問類構不問時總之不離乎雅者乃入是刻刻成弁之序且更有諷焉夫士於雅道微獨文詞間也居同閑也而習為誹上揅下則稱狂出同遊也而工為遊聲借譽則稱躁仕宦同功名也而飾虛亡實燕石而寶函則稱浮夫是狂與躁與浮盪乎雅矣而當其始為先資也未嘗不

誣竊蹊而崇大雅則言之未可信人也如是今日余及諸士相觀摩維是編他時余從諸士相徵信維是編倘其貞固純實躬必逮言以共勗乎雅道居名儒出頌輔令海內正襟而襲文行必口實吾雲間是雲間士又不直以是編重也余有厚願焉故始終敢以雅之一言進

蘇松武舉鄉試錄後序

歲在丁酉姑蘇四郡舉武士于鄉時島倭狂突再犯我屬國侍御秦公夙夜兢惕選將練兵圖固我圉而尤仰

體天子拊髀頗牧思拔一二虎臣稱上任使蓋是役也  
載誌載慎凡得士五十人以獻籍既成自嚴謬列校售  
當用一言黜士夫職守文墨攻步而談干戈見謂越俎  
顧與農談耕與賈談貝從所習也則茲黜士舍戰奚談  
哉第吳士諱言戰久矣二百年來絃誦圖史以為常若  
乃覩矛戟則心悸聞銃礮則掩耳却走者皆是也當嘉  
靖中島倭剽吳纜數百人而大江以南連城累十無能  
發一矢推其鋒者時胡李兩公為政調集楚越精銳數



年而後克之天下自是目吳為無人夫吳果無人哉子  
胥用吳破楚威晉讐服諸侯項籍用吳滅秦盛漢分裂  
四海彼亦吳人也昔胡以勁今胡以脆毋亦恬愉既久  
舉精華果銳之氣陰銷默耗而不自知歟聞之戰勇氣  
也氣不銳而能制敵者天下無之顧氣聽於心猶卒聽  
於帥心之所至氣必至焉自嚴勗諸士策勦報國請從  
心始試觀諸士環集轅門躍馬彎弓鵠在其左中必左  
者心乎左也控絃比耦鵠在其前中乎前者心乎前也

及鎖關射覆匿緒藏用莫可端倪往往曲中心乎覆也  
然則心至氣至而決勝因之此足以觀矣爾多士果能  
外不有其身內不有其妻子斷脰決頸主上是為將奮  
迅激昂之勇于是馬發衝鋒陷陣之能于是馬出靡堅  
不摧靡強不破即縛長鯨築京觀詎云難哉夫禦盜者  
之與盜者等人耳然而十不當一蓋盜之心必死而禦  
盜者之心不必也故士之心誠必於死綏謂前有助敵  
吾不信已不聞潤州婦之扼虎者乎虎入其室攫其姑

婦操梃槌之虎為所斃而以其姑返夫弱莫如婦然能  
出姑于虎口心愛其姑也倘多士愛國誠若婦之愛姑  
寧復有敵猛於虎者耶而奈何甘心令天下目吳為無  
人哉多士勗諸

山西求生錄序

直指蘇公之按晉也每行縣錄囚徒輒平亭起法其從  
死比而傅生議者媿媿言之徹至無遺理曲至無剩情  
了然於心復了然於口與手真若隔垣洞五臟矣蓋一

念求生筆端自有造化即公亦若不自知也既竣事錄其語成編某拜手受而卒業焉因歎曰醫生道也人亦有言學醫者人費則何歟是不求者之過也不求即生道可以殺人矣況乎書獄之家以法殺人者乎若晉之多辟則猶有足求者其民好輕生又好傾人之生以自快也本自投繯而以為有引繩者本自落井而以為有下石者本自試毒而以為有進而強之者本自刎頸而以為有持太阿而授之柄者本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

戶柱而其所傷實類見痕絕無毫髮差者案驗之茫不  
得其狀也求之証而所左袒之人不難以舌劍輔之求  
之傷而所索癩之人不難以口沙射之若求之爰書而  
所鍛鍊之人又不難以墨兵攻之三求者皆求所以殺  
而此因宜無生理矣不寧惟是也殺人者死似可無求  
矣然無如齊力共毆者何也合數人以格殺一人其間  
下手輕重微論旁觀目眩即當局亦自茫然安所得制  
其命者而斷之大都暗中摸索耳即不然亦無如怨家

告變姑後其仇讐而首所欲齟齬之人與所易恫疑恐  
喝之人何也其人不賄而竟以不賄墮竒寃賄而又以  
賄持左券待訊者通誣者窮而應抵之人固得以間執  
其口誰得為分明之猶未也傷亡幾何也而加功以趣  
其盡局外亡相與也而借軀以報其仇又甚則明明乎  
手刃人也姑歸難於未獲彼借以徼未減而續獲反無  
以自解焉明明乎途之人也妄蔓引為同盜彼借以脫  
真黨而橫懼者反無以自白焉諸如此類求之不精此

囚又終無生理矣非無生理也無有為之求者也非無求之者也心不苦則不深入心不慧則不照徹心不虛則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也扁鵲不能生死人而能因其可生之道其於聽囚之求生也亦若是而已耳然世之為扁鵲者幾何人哉可歎也故吾於公之錄求生而深惟其意也聖人之言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又曰五刑之弑有赦賢人之言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夫聖人之言如天

故直以告災肆赦為任賢人之言如地地承天者也故  
猶若有得有不得焉非必其量不同實其分有然者即  
此意而推廣之君猶天也臣猶地也今上屢詔天下停  
刑固直與之以生而公第曰為之求其生而已無成而  
代有終其純臣之用心乎某從公周旋久無能佐旁求  
之資而公且謬以為求於某而有獲也則其求之勤可  
知已故漫述數語用弁簡端以明公勤懇無已之心且  
以示後之書獄者毋惜紙費而輕以人費也則所謂上



醫醫國者欲檢方書當在是矣若曰活千人者封則公  
悟徹六通已斷名根久矣計當不屑此即某亦不敢以  
此言相諛也

刻署印須知序

余以閭劣待罪晉陽惟是察吏安民為兢兢第道屬州  
縣頗繁闕官時有而治中別駕尤鮮每遇攝署四顧乏  
人間委州縣倅貳旁及廣文即素獵聲稱多旋踵敗事  
非墨則溺矣蓋疾首腐心者久之王觀在邇代庖益多

言念民瘼脈脈關情因思人豈盡不才或無為提醒故  
舉足成謬迷耳偶檢行笥得呂司寇新吾前撫晉時所  
輯署印須知一卷乙未入計孫冢宰立翁時為御史大  
夫曾先期頒布字內今取而讀之開諭諄切正署官對  
症藥石也亟為校讐用付梓工俟傳檄攝署輒人給一  
帙以此於耳提面命之義庶有瘳乎倘弗若於訓則三  
尺具在誰敢私焉語云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又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物必

有所濟倘諸賢有味斯言而三復於此編思過半矣

河東兵畧序

歲己酉庚辛之交河東大祲夫運在金宜穰而旱而毀  
計然七策不盡可用也所在易子折骸莫必其命萑苻  
之佩牛帶犢者走死地如鶩猶又時時蹂躪我河上無  
虛日天子俞主爵議從田間起繩齋許公來視兵事公  
至首行部阻深僻遠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每下車延  
見吏民勞問疾苦雖耘牧嬰嫗無不周咨拊循者溥施

子哺醴醑矜寡味園姦覘汰貪墨平輸納薄金矢禁厨  
傳嚴保伍警斥埃民是以有寧宇盜是以有戢志乃其  
兵策之大者尤在大創徊問扼塞幾何處某所可地守  
某所可堵截執父之士幾何人其可以賈勇先登者誰  
氏之子也周官之移甲而具財用者何若漢法之踐更  
者何若天塹豈能飛渡其借寇舟者何以聽彼坐而餉  
者蝨膾耶介而馳者象人耶何以不為百姓出死力鞭  
七人貫三人耳豈異人任也蓋精神與文告俱流賞罰

與指搗並用而猶一再失利去從此不敢窺平渡關矣  
會公以祝釐行重念天子恩不忍忘河東即不忘猶遂  
手錄其已事成篇而自志之曰河東兵器余讀而歎曰  
甚矣公之知兵也詳哉乎言之矣直畧也與哉又寧獨  
河東也與哉大者軍旅徵者奏當而兼焉難精者君子  
不易檢者小人而兼焉米鹽凌雜簿書期會而賅存焉  
是兵刑之脈絡相通也是司馬辨論官材司徒井田軍  
賦之指也是黃潁川之精力獨能行而諸葛武侯之所

盡瘁軍務者也趙營平晉人也所伏羌亦猶類史稱其  
沈雄有方畧營平亦自言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當時  
徵璽書報可者屯守而外無多也宜惟無多起有班史  
傳益之者非盡出營平舌本也是二者公皆過之畧乎  
不畧乎乃若所畧則有之不鋪張於前不誇詡於後是  
也當猶氛未靖天子且破留中例用公乘機蹈隙條事  
論功安知不為封拜地而僅煩記室示不忘已也嗟乎  
公可謂不貪功者矣然何以不并此已之兵勢國之大

事老臣不明言利害誰當復言之者是又營平之長慮而忠蓋之遠謨也且公以太守為前茅而謬推余為後勁即諸銅墨之長一善必有記藉焉公之心可見也嗟乎公可謂不貪名者矣夫公介性所至雅負竒節已信於士大夫矣亦有知其不貪功不貪名者乎是可以告天下之治兵者使公一旦筦中樞顯外間得盡展其竒畧其竒功應籠蓋人上而猶僅符卿相畀豈非以不釣竒之故耶若余則真錄錄無竒者而獨於公有竒契且

余與公生同里與公季舉同籍余先為雲間李而公之  
刺郡後之公先為秋曹而余之入署後之余先公參藩  
晉中而其副臬也又後之神相縈也趾相錯也斯其機  
緣亦已奇矣知公宜莫余若宜待西域反側而後知定  
遠語非平平耶至公惓惓稱太守策太守惓惓傳公策  
交相愛也操斯以往何向不克是又可以告天下之同  
力而治兵者

東臯漫錄序



東臯漫錄迺余年友參知毓竒楊公林居所裛輯者也  
上自戰國先秦兩漢迄於唐宋勝國中間人物妍媸國  
是臧否兵機勝負如正直德量忠烈明鑒以及險邪傾  
陷權勢諧媚之屬分門別類聚成一書離為八帙將付  
殺青以廣其傳而授簡猥命余序余與公生同里舉同  
年師同門服官同起部宦遊同淮揚公家於安德為南  
北水陸咽喉余往來燕京出入必經其地至則投轄下  
榻把臂論心臭味相符是知公者宜莫余若此公問序

於余也余受而卒業輒歎紀載自昔若二十一史為剖  
判來一大部舊朝報幾令人童而習之皓首若河漢無  
極要惟讀史在胸中有吃緊線索腕中有信手筌蹄目  
中有照垣池水意中有運斤郢堊始可與言史可與言  
讀史不則史自史我自我往往考証譏商隱之獺祭魚  
記憶費燕公之紺色珠雖博古矐腹有餘而搗詞奪篋  
不足良有以也公自萬厯庚戌解組杜門卻掃於史無  
所不窺當其觸事會心隨讀隨筆如春蠶之抽絲匪濕

而不入匪乾而不出如良農之殖稼日新月盛不崇墉  
比擲而富倉箱不休如齊王之食雞跖千而後厭腹如  
長康之啜蔗次第漸入佳境蓋自有史後通鑑興有通  
鑑後綱目興嘗譬涑水於歷代猶爰書新安於爰書猶  
鐵案此錄伐山二家碎金羣乘獲寶聚沙拾珠象罔幾  
與公家執戟法言太玄競爽先後無俟有子雲知子雲  
也東臯十畝地係公所栖托絕移文於草堂寄槃澗於  
菊徑因得以寤歌餘隙適志副墨伎倆信惟靈均逐而

著騷虞御窮而著書自當不以彼易此矣公夙擅才名  
由花封而粉署而兵防政務糾紛無不吐嗟立辨偶為  
當路所枳暫返初服比今覲消雨雪中丞直指累疏推  
轂環召恐難卧穩東臯矣夫趙韓王以半部論語侈口  
佐命況以一部全史千古提衡出而匡時經世於補天  
浴日何有敬拭目以俟

正韻類鈔序

夫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矣漢制尉律之官勅學

童十七以上通九千字者試為吏輓近字學不明習為  
鹵莽滅裂諸讀書而不識字者比比也明興稽古右文  
太祖高皇帝因休文韻多用吳音命宋學士輩輯為洪  
武正韻音律本中原註釋羅經史其六書之總括斯道  
之指南乎閱覽之士披載籍而未諳輒思檢音義于正  
韻迨手是編又復汪洋卻顧莫測津涯何也字既未習  
則噤不知所呼其何以別聲而辨韻耶近世刻有海篇  
直音雖覺直截易於檢覓而其音律或與正韻時有抵

梧兼以註釋潦畧令人不無掛一漏萬之歎岷山分在窮荒簡表甚渺獨有正韻類鈔鏤板儲之有司余因得寓目焉先以形析字類隨以韻冠字顛字緣區分音隨字注釋義臚列靡遺別韻旁出附見蓋合正韻海篇二書而一之俾按形索字者不勞餘力而可燭照數計至便也岷山學者苦無師承其於音韻點畫往往謬宮商而淆亥豕則是書尤岷山士人對症之藥顧原刻不列纂輯姓氏而梨棗歲久亦多損剥散佚者余訪之故老

迺前任憲副京山劉公督諸文學所輯書也劉故楚名家曾刻道署題名碑記其吟詠篇什散見於紀乘流傳於郡邑者夏夏乎金石之音也是書嘉惠後學匪淺而可沒其名且湮其傳哉因屬撫民郭二守補其脫落葺其彫敝然後復為完書播之縫掖儻亦熙朝同文之一助乎二守博學好修克紹箕裘信楚材之良也是書之興固有數云

奉常邵先生奏疏序

竊讀易之兌和於初為吉孚於二亦吉商於四為有慶引於六為未光而獨來於三為凶正以兌上兌下剛中柔外剛柔合而和且孚商且引曰兌亨利貞此其說於諫臣為最急古之箴尹保氏補闕拾遺若臯陶益稷之陳謨仲山甫之補衮率是道也夫聖人說易深遠凡言吉凶悔吝之際諄諄以貞為訓而猶期於兌說余讀翼廷邵先生奏疏知先生先後委蛇瑣闥間其庶幾於貞者乎蓋先生從中秘擢司諫為斌斌博物君子數歷戶



兵刑工禮五垣諸牘數十百上靡不侃侃批鱗鑿鑿中  
款一時宮府中外謀王體斷國是悉攸藉焉而其最鴻  
碩照耀人耳目者如疏發寧遠父子不法為勲貴公私  
曲徒疏抑黔國無將青田越俎為帶礪世祿防微疏汰  
冗費抑濫恩省內供停季取於以息憚人而實儲糶疏  
曠郊祀虛台對輟儲講及科場竇獎於以肅典禮而降  
賓興迄於革運總蘇班軍重邊計業奉俞旨著為令甲  
於以裨功叙而垂永賴七尺獨立嶽嶽眾愚凡皆以貞

矢貞貞於履之兌為履尾不啞貞於臨之兌為臨剛浸  
長貞於睽之兌為見輿曳牛貞於夬之兌為揚廷乎號  
即或留中屯膏不免掣肘要惟兌說無恙卒以獨行遇  
雨化壯頰之凶以月望匹亡收摩如之孚豈非以荃宰  
之交魚水不易一切婉轉開導爾雅溫厚明習掌故洞  
晰事情和之孚之商之引之總非來兌之陰柔不當位  
比夫來兌不當位者不貞也貞則舍白履素負氣敢言  
因事獻替夙夜盡忠二簋可享於巷可遇為熙朝景燦

為純臣苦心寧與抱寒蟬而甘立仗者可同日語哉先生即不為折檻叩墀之過激而實有魚頭鳳鳴之精忠謹論昌言百慮一致蓋上帝臨之而神明鑒之矣惟是易有兌說而後有維有解以先生條議城工觸冒時忌無何奉常甫擢貝錦相加竟以改南賚志歿未幾而論定僅存是稿為不朽一斑洵所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在先生誠不以彼易此乎昔韓忠獻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七十餘章初欲焚之恐無以彰人主從諫之美因

集曰諫垣存稿先生既歿是刻在諸長兄而猥以門牆  
問序於嚴憶嚴戊子歌鹿鳴先生實薪樵山左迄今轉  
盼星霜幾週七十五人化烏有嚴幸備位九列承置留  
都密邇師閤緬惟在三之義詎敢以不文辭因不揣妄  
演易義為奏疏敘愧不足揄揚盛美萬一也

類選四時絕句序

詩以道性情自昔三百篇所載野樵田畷村媪閨秀橫  
口所出無非詩總以道性情所欲言而已然讀關雎葛

覃卷耳采芎諸什無不以四句止自絕句鼻祖云嘗聞  
王元美論絕句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腹亦自不可  
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又謂讀維摩經得此法一  
丈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丈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以  
利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旨哉言乎良以學士  
家藻績縱橫即今廣之近體排律以暢其致侈之歌行  
樂府以竟其趣雖不可謂駢拇枝指而大較惟絕句為  
近古絕者截也從近體中或前半後半為截或中腹四

句為截離其合合其離有占有韻韻不苟借可對可散  
散亦累貫則絕所由名也不佞不嫻詩亦不譚詩然獨  
喜絕句不置但五言絕止二十字猶覺寂寥而鮮盎容  
若七言絕以四語二十八字該括四始六義儘足發舒  
性靈舒鬯胸次先是余見崇雅山人有四時絕三百六  
十首每月止三十首邊幅太窄譬之鼎臠味美而嫌掛  
漏嗣見徐司馬京成所梓有日涉編雖以四時為主而  
諸體兼收譬之凌雲構具而乏剪裁逮甲寅乙卯歲余

自蒲坂掛冠歸里巖棲多暇因翻架上之箴搜而廣之  
總之不離四時者近是從春而夏從夏而秋從秋而冬  
支甫一周而三萬六千刻為時幾變時變而物徙如草  
木夭喬以植物變昆蟲跂喙以動物變空閨夢骨孤戍  
驚魂姬子辭輦征衣寄邊以人事怨曠俛仰舟壑變櫻  
桃景妍興逸燒尾毘毘色慘致楚鍛羽以道礪石火黃  
梁黑甜變已徹競爽籟發錫杖皎貫玄對毫吮曇鉢以  
露門綺語淨土騷情變凡此變而又變以至於無可變

悉繪之詩悉收之選良以詩言志歌永言聲依詠律和聲也非必言四時非必不言四時而實具體四時矣謂以七言絕盡四時之變不能謂以四時之變入七言絕於以供驅使聽鑪錘即倚馬擊鉢者不益疾捷嘔心枯髯者不加推敲也倘所稱昌歎之嗜者非耶試由絕而推之即為律為古為排律入如噉蔗以漸出如湧泉不涸必不能窮以所不受矣顧今世論詩者多尊盛唐而卑中晚況宋元乎是選兼取宋元者何夫宋元醞藉聲



響間或不無少遜李唐至匠心變幻則愈出愈奇矣昔  
人謂唐人絕句至中晚始盛余亦妄謂中晚絕句至宋  
元尤盛如眉山之雄渾荆公之清麗康節之瀟洒山谷  
之蒼鬱均自膾炙人口獨步千古安可遺也袁石公貽  
張幼于書云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卑宋黜元  
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此雖有激之言抑亦足為  
二季解嘲矣白門暇日偶一諷詠因為銓次評品置之  
案頭庶幾餓可當餐卧可當枕聊自為解頤爾若欲公

之人人傳之通邑大都將無為有識者之所胡虛乎

遼變會議始末序

余弟遼撫中丞邁寧遠兵變賣志以歿或謂事繇缺餉或謂不盡繇缺餉然終不得謂餉非缺也聖明特採廷議獨持睿斷杜邊臣之口實絕效尤之驕戍削余弟生前官階以伸三尺法而仍先以違制稽餉致亂辱國之罪斥革署篆少司農奪其恩蔭以昭缺餉之實以明余弟之緣法而得削炳炳天語情法備摯歿而有知歿且

不朽夫復何憾中行苟獻子為未卒事於齊也不暝不  
含而暝含於嗣事如河之誓論者始識純臣心事羊叔  
子覃慮圖吳及病亟卧護不奉詔逮吳平叔子逝天子  
為之惻憶知封疆之有勞臣也余弟為國盡瘁一往直  
前之氣毫無反顧遇變而蹶雖不盡諒於人人而諸疏  
之見諒者亦多矣其不諒者多出風聞其見諒者多出  
目擊及身與共事者公道已大彰明清議具在衆口余  
弟為封疆而受削亦為封疆而受原異時論定將復為

封疆而受知九原可作亦應且為封疆暝而受舍余用是哀集遼變會議始末付之剞劂上以著聖天子之宸憲下以垂諸大夫之公評併以見余弟之不終棄絕於清議也俾後之論世者有所憑而考焉於以希冀聖明惟益之恩於萬一因弁其首

度支薄伐奏議序

此遼警以來所朝夕條上封事也上不以臣嚴為不肖命統中邦之賦二年於茲矣逢時之艱手捋口瘡僅此

紙上陳言無能佐度支萬分一天子軫念封疆宵旰其  
未有釋焉臣罪曷逭雖然臣力蓋竭臣心益苦矣夫司  
農掌天下財賦出入者也則壞定賦成規具在何至遂  
如幻蜮之不可問乃今日者肉既已剗肘亦且露旦夕  
之命難必緩急之數莫救也此其故難言之矣蓋自東  
西交訐幾十年所邇乃烽火達於甘泉關鎮之將雲集  
勤王之旅星赴也月糗行餽舊鎡新齋有一一不取辦  
司計者乎司計者即令手可左右畫脛可東西馳當亦

操何術應之也累朝儲侍蕩若洗矣間左膏脂殫若乾  
矣加派搜括諸例既如竭澤之不可再屯鹽鼓鑄各款  
又如聚沙之不可成嗟嗟削針聚之逝波滌之九頭爭  
喙一瘦潰元是亦難言披髮呼之冷袖去之獨拍莫響  
長鞭不痛是亦難言漏船居之驕兵食之有牙信信維  
音哓哓是亦難言丁斯時也即令夷吾握籌鄒侯司券  
劉晏輩權子母於其傍終不能調懸梅之渴激活鮒之  
勺也況謏焉者乎徵天之靈皇威遐邇敵氛遠靖猶可

勉苴目前不即以首領膏斧鑕然而羸馬智窮拙婦炊  
盡精衛卒難填海蝨蝨終成墜壁母亦纍纍陳言寄之  
紙上以明吾老臣牛馬之報在茲編也心力枯於斯而  
知罪亦聽於斯

度支奏議堂稿序

度支奏議一書嚴不佞心血盡於此矣標堂稿者何稿  
所載大都拜官辭官晉秩辭秩舛誤認罪哀老乞骸及  
家難控籲等章皆私情也例不繇各司案呈其次則為

台對登答之稿矣登答以補敷奏所未盡其次則為條陳便宜之稿矣條陳必出胸臆所獨見又其次則為糾薦官員申救司屬之稿矣糾薦原從錢穀起見申救亦為堂屬存體款皆有限惟是己巳之冬變起倉卒雉堞之外即為戎郊埤卒戰旅所在叫號於是聖明不時傳旨倚馬需報嚴亦不敢復下所司磨盾屬草寥寥質語纍纍成帙蓋其侈也他若會議邊餉去取羣策徵收之歷見直剖撫賞之部邊分過揀糧金吾之紛糾行取推



知之查駁屯鹽大政之集議動關興革夫口嫌怨皆以  
癡腸熱血扼腕而出不顧利害不避忌諱其間硜硜職  
掌者固多而忤時賈戾亦復不少嗚呼觀於堂稿而嚴  
之遭際嚴之朴慙種種棘局種種孽案也

度支邊餉司奏議序

國家九塞甚置一切糧穀芟葉皆取資屯田復以鹽英  
募人入粟實塞下其法益相表裏又慮不足捐沿邊郡  
邑賦稅佐之度所以裕兵食者甚具未聞仰給太倉者

太倉之有年例自正統始也於時烽火不靖徵調寢繁  
然猶僅四十六萬喬是屯鹽諸政稍稍蕪廢矣而民運  
又輒不及格邊吏倚太倉為外府蟻穴既開不可復窒  
蠶食者因以為窟兵則土著之外又有召募餉則饋士  
之外又有賞邊而究之兵屬芻靈餉填廬壑太倉之金  
錢日夜輦輸以給諸鎮武夫債帥飽則颺去徒益市良  
田美宅歌兒舞女自媮快而已天下無事處堂以嬉狎  
有風雲之警則眈眈疾呼以求遂所欲陵夷至神燾兩

廟時出入大不相當瓶罄壘空肘露踵決所負各邊餉  
額歲不下一二百萬嗟夫財猶泉也必無以涸焉徐清  
無以擾焉徐生斃而滌之猶思不繼今也不徒酌之以  
中衢之尊而且歸之於沃焦之洩其日相尋以底於盡  
何怪乎聖天子中興銳意安攘嚴承乏度支日鉤考錢  
穀簿書惟恐不能副上指會察罕發難轉餉不貲因集  
廷議獵其有裨實用者如汰冗賦役竒羨事例諸款見  
之施行約歲可增十數萬而嚴復推本周官太宰制國

用之意用屢省法以繩郡邑吏之急若事者一時差有  
補救出入相準見額麤足間以其勑償宿逋一二實念  
年以來所僅見也已巳之冬勤王兵四至左枝右梧暨  
秦晉兵荒東征西討轉輸絡繹或傲天幸不至乏絕終  
嚴之任脫巾無聞則繫維二祖列宗之鐘鼓實式靈之  
老臣無狀鼯鼠之技亦盡於此矣同事諸大夫則有若  
三輔張鵬翀二東王肇生三巴喻思愷三楚謝肇玄魏  
公韓所相與商確入告者往牒具在語曰萬里之淵連

於竅木千仞之谿升於垂綆及今之時補牢顧犬未為  
遲也執其通施御其司命毋輕其毫釐而積之是所望  
於後之君子

度支雲南司奏議序

國家定鼎燕雲西北億萬張頤待哺總取足於東南丞  
粒祖制漕糈額四百萬石俾畿輔內荷戈擐甲者得果  
腹以衛神京又念邪許而來飛檣而至者無自靈之脛  
翼酌道里遠近米值低昂畫以三六二六一六輕賫輔

米而行然猶懼稟承者之或有眩瞶也著之則例更防時勢之有窮變也刊以議單經理於南則淮撫虔其始清核於北則倉場厚其終彈壓震懾則凜惕於巡漕之繡斧催發押空入藉力於藩臬之霜稜至津關橋壩轉運防護者纍纍若若設法綦密秩官綦備審若茲計部將晏然受成事矣乃頻年連章累牘不其駢拇之枝今者菑木及此不又鳧脰之續而兔且角乎是不然四百萬石內有永折者已為正額之概復有災折者又為意

外之縮近且截留皆至以割之至於升旗起欠掛欠胥  
米粟螟螣搬運經紀車船人役又皆水陸蝨賊將則例  
議單祇屬虛懸之方策而倉漕釐剔亦有殫竭之聲靈  
兼以己巳之冬餘艘匝地人心惶駭其不為盜賣糧者  
天幸耳余曷敢因仍舊貫不為窮思變變思通乎爰是  
議更單限而峻其罰三年來胥八月報竣其初雖束於  
欽限不無張皇迨一年回空既蚤來歲整暇自如今習  
而安之矣此不亦仰副聖明挽遲為速之一效乎若夫

中嚴留通之禁以實京庾而增放通庾之目以固根本  
軍旅倥傯長安薪桂而米價獨弗昂值此不亦杞憂爨  
邱者之又一效乎撤通濟庫之輕費以歸太倉而釐羨  
諸款計欠盡扣每歲省十萬以充邊餉即新餉外解偶  
訕亦藉為不時之需此不亦裕漕而併裕邊乎它如通  
廳銷算反覆駁查使奸胥不得上下其手革經紀合子  
之米禁車船預支之弊減歇脚完糧之值覈先今歲出  
之額裁運旗冒濫之優恤等銀汰運總運弁之盤纏等



費此皆濫觴之挽而逝波之砥也又如條催防欠月糧  
於通署查收米價為庫錙誅運役之舊欠催運弁之夙  
逋若是者不敢為媧石之補天亦庶幾塞漏卮於萬一  
也余待罪度支日久自新舊二餉而外惟漕運為鉅而  
區區節省拮据一念實與新舊二餉鼎立而為三繇今  
追思事事皆心血也事事皆怨叢也傲天之幸及仗聖  
天子之寵靈亦事事臻實效矣茲於全編中特為拈出  
一二俾後人有諒余苦心而因以識余振舉漕政原非

沿套窠而滋廢弛者則私心慰矣若謂債轄之革不可復乘奈何喋喋其詞則余竊有惑而

度支山東司奏議序

茲不佞嚴五載間所訂山東司奏議也山以東民賦無逋侯度克共邇者妖祲叛孽所在囂囂中外條上青齊利病慮不敢高閣報罷然大都彙入新餉疏中且也汶地無侵匡言亦安於同軌渠弭有渚禹筮總還之定數實隨地補救迄不能大有興革云獨是鹽法關兵食大

計概隸本司職掌嚴不敏於先齊煮海遺業稍窺崖畧  
矧丁茲三空四盡加意講求除舊額約一百二十萬及  
先年加增遼餉不滿三十萬外自待罪以來如改大工  
陵工之協助酌新餉舊餉之遞增定割沒食鹽之餘貲  
加積引票價之新稅計不下七十萬以新視舊十居八  
九蓋蒿目腐心銖積寸累誠戛戛乎其難之也猶有說  
者竊嘗以今代益牢量今代食指國家似尚未能盡鹽  
之利雖然利亦安可盡也宋鹽鐵使陳恕議立茶法因

商所條陳第為三等曰下等減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經久可行古今人所見大抵不甚相遠且非不欲盡也往軍興孔棘二三賈人子伺急窺便願先輸錙而後行鹽如淮之部商浙之季引聽其言譬飢時聞炊津津色喜一時巡賑臺使者往復發難嚴頗不謂然迨課逋法墜力絀情見乃知若輩盡為超次鬻窩計耳於公家無補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知言哉知言哉嚴因是株守章程力持增課不增引之定本

以破除雲霧間有豎義瀾翻標新鼎峙不易地而引課  
加倍者未嘗不驚怖其言顧無如夏蟲起冰拙見之固  
陋何也行吾所明不敢行吾所疑以俟慧心厚力如劉  
晏其人此段竝論固有能辨之者在鄙人何足以知之  
偶次舊稿因自道惶恐如此

戶部題名序

戶部古司徒職也載在周官詳哉其言之矣明興定鼎  
燕都散中書以歸六曹爰倣古制設戶部尚書一員左

右侍郎貳之掌寓內戶口田賦之籍經費酬給之數漕  
糈輓輸之額用以仰佐宵旰俯恤幽隱任綦重也後復  
有總督倉場有尚理錢法今聖天子龍飛值軍旅倥傯  
之際丁震海耗蠹之極歲供九邊金錢車輦相望軍興  
饟從動以數百萬計靖蠻氛於黔蜀款察罕於宣雲其  
他蓮妖海寇猶且疥癬視之一人秉心燭以運四方竭  
膏血以隨於是新舊饟之名有左右分割之勅蓋官  
愈增事愈劇矣嚴承乏度支帑藏虛而邊圉瑕飲冰斯

署艷技悉窮間取往詰懿榘自維不逮則於題名碑記  
有羹牆焉顧其石例惟列之堂皇雖亦昭垂來禩而姓  
氏里居不踰閩外究且與人俱陳何如揭付殺青猶能  
不脛而走寓目斯存也一時二三寅案謬以巖言為有  
當懲懋成之屬當敎首簡粵稽嚮所貞鷁自國初迄今  
無慮二百七十餘人其間謨猷品望可法可垂者未易  
更僕揭其最著則如夏華容劉湘陰之卓識定力韓洪  
洞趙歷城之勁氣清標以及靈寶許氏父子後先彪炳

心儀者如岱宗嵩嶽菑芬者如桂醕蘭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列名於斯冊者其亦顧諟此名乎夫匪獨以名豔也亦以名覈也功德並茂則緇衣好之人位相左則鶉梁譏之夫人孰不以譽忻以毀拂然忻與拂實於其居位時所自致積久論定不獨我不能拈麾即人亦不能增損師資法鑒一瞭凜然其義易無文之六畫乎吉凶悔吝躍然於其中矣時勢迭易報稱維艱則嚴實蓄縮於今日尤不能不懋勉於來茲也



東省勦叛公疏序

嗟乎此諸叛賊鴟羽方張豎鼠穴負固日吾二東諸朝  
紳所上公疏草也於時墨翟守窮計或中變申胥泣盡  
語鮮和音今幸廟算得宜東牟告靖不佞偶取閱之痛  
定思痛悲喜交集或曰人情各見一方聖明慮周萬動  
微此疏庸詎不破撫為勦勦庸詎不盡乎且夫狐狸狐  
搨宿祝旦詛東謀實忠人其謂之何是草也固不可以  
焚乎子曰唯唯否否夫救焚不惜新墁急渡或怨守風

事固有相反而歸諸兩得者初作難使登撫以組練數千迫壓之境上開譬禍福則渠魁可執焦爛可免撫之未嘗不便迨反戈誘脅夫素所卵翼之恩撫乃欲以不知誰何之人得其要領不待吾東人決其非算也雖然竊有惡者兩撫互持而逆熖熾一督參制而萊困劇皇上深維成敗之計撤去督臣專責撫按而底厥績師克在和斷乃有濟吾鄉公孫平津所謂東齊鄙人不知其便若此耳茲草之鋟也蓋以志朝廷惠顧全齊之大德

朝顛夕僉使父老子弟家世傳誦而桑梓中一段灼艾  
分痛當箸廢食之情亦畧見顛末云若夫雀鼠食匱猶  
罹敲齧之慘鯨鯢假息尚憂破浪之風則自有秉史筆  
徹桑土者

抽簪贅言序

嚴不佞待罪計曾五載餘矣奉職無狀譴辱備加上負  
國恩下墮生平嗟此自感夫復何言雖然拊臆感時老  
臣於此益有萬不得已者在也夫遭際聖明誰則無縱

整順風之想嚴所遭獨否疆場多故緝曩交恥計數年  
來有一非手口捋瘡之時者乎綆短而汲之深蚤知其  
有今日也抑老馬疲途又誰不傲有脫韁解轡之適嚴  
所遭又獨否九閹時叩天聽愈高計邇年來有一非殘  
喘苟延之日者乎筋絕而策不休蚤又知其有今日也  
拙宜去老宜去病宜去屢誤宜去人言宜去哓哓之音  
亦既聲淚俱盡矣而終不能徼明主轉圜之聽非溫綸  
諭之則大義督之嗟此枯朽豈真遺履亡簪足長繫聖

思哉母亦曰出入大計爾惟佛肩擔且可卸咎將誰諉  
迨至轅僨矣軸折矣昭罪狀雖以覆載不能曲宥而  
後乃急從吏議而後乃忽荷寬政而後乃轉萬死為一  
生而犬馬帷蓋之恩因益浩蕩而無涯然則嚮之羈馱  
不替主恩也而雷霆之加今之縲紲餘生主威也而雨  
露之沃連疏累牘不能得一賜玦則諸疏贅也連章累  
牘所不能得者竟以罪譴得之則諸疏益贅也因名之  
曰抽簪贅言紀罪亦紀遇云

孫興公四書約說序

莘之野有異人焉興公孫君是也縫掖則樹赤幟於藝  
林鴻漸則以世道生民為己任初令山陽措處萬金抵  
充遼餉而免邑民加派催科之苦維時余方督餉津門  
固已灑然異之嗣晉虞部職在戎器一切禋躬持論籌  
國急公率孤行一意不為勢屈威惕及接其容恂恂如  
也茲得所著約說登題說讀之竟其旨考其衷淵乎其  
不可測始知興公言聖賢之言行聖賢之行而心聖賢

之心者也夫聖賢心行所托以千秋者只此口語而興  
公能體認而直達之故有是說世之老於訓詁著為講  
解者不知幾千萬家而無紀極然非蔓以僻則隱以離  
豈若是說之簡而正明而不畔哉何也鞏悅蟬聯者見  
謂蔓而不克依經切註則辭支而僻隨之贅牙棘吻者  
見謂隱而不克順理成章則義晦而離繼之興公約情  
天性就題闡微每於字逗句轉處洞見古人之心故知  
其言非若今人之言則其心自非今人之心其行亦非

今人之行也。即其涉世不偶。遇合維艱。政其不迂。回聖賢之心。以自迂。回其心耳。且有草為阿衡。故里夫固樂堯舜之道。而心堯舜之心者。也。故言堯舜而行堯舜。自不於幡然之後。知之則興。公寧徒闡聖賢之言者哉。

東臯續錄序

古今論著。要皆各有指歸。未有指歸不立。而其書可傳。傳可久者也。蓋豪杰生當斯世。凡風會之相盪。事勢之相激。既已盱衡於目。收貯於胸。而又不獲身操事柄。為



所欲為中懷約結莫可發據於是取前代行事叙次其  
治亂是非得失邪正而又時時著論以自見本懷以抒  
寫憫時病俗抑鬱無聊壘塊不平之氣使人一開卷而  
如即其人見其心故孔子懼而春秋作司馬憤而史記  
興彼其別君臣嚴父子遵制明法以至平準貨殖酷吏  
游俠之屬莫不各為論列以譏切當世凡皆指歸之所  
存也余友安德少參毓奇揚公中歲掛冠隱居東臯且  
三十年閱世深矣前取二十一史歷代諸事彙集差次

共為八卷題曰東臯漫錄余既以一言弁之矣茲復續錄宋元二史凡二十卷較前加詳示余問序余纔一開卷而益竊窺其指歸之所存也蓋自疆域震蕩以來兵連不解海內困於轉輸雲中上谷之間恫喝要挾山陝楚豫之界剽狡跳梁如火之燎於原不可撲滅天子數下明詔切責違玩而諸將多首鼠顧望恒怯不前徒以敵遺君父又或貪殘不法以自見其疆鶩跋扈之形視昔宋之暈於金也元之裂於盜也諸將不殺盜而殺良

民既苦盜而又苦兵將無有同者耶故公於宋元二史特致意焉借彼形此覩往知今所以示伐柯之則不遠之鑒也昔孔子於定哀其辭微而史遷當漢武多激論茲錄也立乎我朝指乎宋元言之無罪而聞者足戒辭故不必於微而論亦無嫌過激者也然則公益合孔子之懼與司馬之憤併積胸中而為茲錄吾固知其書可傳傳可久無規也且今之薦紳居林下者何限高者寄傲詩酒用以消壯心而遣餘年下者酣賜為快攘寇為

豪甚者從苟操監司守令之權以大肆其貪婪公獨輯前代行事備今人法鑒假令朝廷起公東山授之操柄俾得為所欲為吾知必將以此錄措諸實事匡時拯溺不徒以空文垂世已也

刻曹長庚詩序

司馬子長云古來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紀唯個儻非常之人稱焉蓋個儻非常之人一切世味舉非所嗜而獨以鄙陋沒齒文彩不表見於世為恥九原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其曹君長庚乎長庚意氣豪肆才情橫逸  
儒釋道諸書無不讀與余家枌榆相望瓜葛相縈自為  
諸生即數與余兄弟周旋余心折長庚才每茗酒追隨  
把臂論文而與家季畏甫尤稱莫逆長庚既自負意不  
可一世迺屢不得志於所試視青衿之於身如桎梏之  
於手足也傲然曰士子重一藝姑噉不已不能退不能  
遂如觸藩之羊苦且滋甚吾何戀戀一藍袍而不獲安  
意肆志為於時年未四十即決意棄去不顧而獨縱情

麴蘖鳥鳴花艷日落雲飛及人世可笑可悲可喜可愕  
之事一發之於詩其為人在儒俠之間趨人之急甚已  
之私晚而家益落詩益竒獨與畏甫唱酬為多方其相  
與盤礴時一觴一詠殆不復知孰長庚孰畏甫也以故  
自長庚沒垂三十年畏甫每念之不置今且採輯其詩  
之散軼者將壽諸梓而請余弁其首余謂詩能窮人非  
詩能窮人也蓋人窮而其詩乃益竒耳彼其胸中有無  
限抑鬱無聊塊壘不平之氣誠不勝英雄失路托足無

門之悲而借詩以寫之故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向使長庚低回一藍袍而不能去安能孤行一意放浪於詩酒如今之可傳也所謂個儻非常之人非耶當嘉靖中騷壇奇人首推徐文長然使海內知文長之奇者則余年友袁中郎為表章也余自視不逮中郎百一而長庚之才之狂則真可與文長伯仲者余既竊附長庚交籍且心重畏甫生死交情因援筆為述崖畧俾後之君子庶幾因余兄弟得長庚之概焉

度支恩遇日紀序

古者事使交盡君曰禮臣曰忠禮者元首所為明而忠者股肱所為良也故君眷臣愈隆臣感君愈至即有形跡微嫌君或不無致親於臣譬之大造亭毒雷動風撓俄而天清日霽則亦安於適然之數而已矣天高地厚之戴曷敢忘也臣嚴賦性恬退雅意丘壑自司理雲間以及分藩河東每投牒乞休輒以不遂所請為恨屬天步多艱非臣子優游田里之時值熹廟初承乏津門莞



計留都而倦鳥投林之念未嘗一日釋諸懷也無何權  
璫煽禍戕虐忠良乃決意解組抗疏歸田謬蒙聖明獎  
以矯節當是時也構泉石以為友與花木而結盟麋鹿  
之性自分沒菑山林已矣不意聖主龍飛南北推轂起  
草莽中授度支任再疏控籲未蒙棄擲用是供億軍興  
籌畫生節承旨對待經筵天郊地社日朝月夕宗廟之  
享祀社稷之祈禱孔廟之釋奠或分獻或遣代或陪祭  
無不駿奔從事其間天威咫尺悚惕靡寧且也宮保洵

加廕賚稠疊上章乞骸而眷注彌殷數經會推而留用  
益切塵露何裨於海山日月委照於葵藿厥後雖以註  
誤賈戾折足覆餗然風霆無竟日之怒未幾賜生還矣  
復官職矣叨敘賚矣是聖主之湛恩渥惠即去國後猶  
有加無已也里居多暇迴思度支一役數年間聖朝蕃  
錫恩光焜燿歷歷可數因輯而授之梓上紀朝廷知遇  
之隆下表臣子高厚之戴昭茲來許以誌不忘嗟乎即  
古明良相遇何多讓焉臣耄矣狗馬有心惟矢與世世

子孫無忘報塞已耳

淄西畢氏世譜序

善乎柳子之言曰人生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夫人欲自今而邇之千百載以前誠若血脈之邈絕無怪乎同室而有吳越之視也以為是亦不可知之人已耳獨不有始祖而下譜牒之可稽者乎即以是為生人之初可已使人各不忘其初孝弟之心安得不油然而生乎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或

氏於官或氏於國誠欲使後世之不忘其初耳若我輩者肇國於周自公高而後因以為姓世遠代湮譜牒莫紀所可攷者吾宗一枝自明初從益都之石塘塢遷居淄西之崔家莊粵自始祖石塘翁諱敬賢者蕃衍十代子姓凡數百人先世以來俱樂部志稼圃晦迹丘園逮吾曾祖志儼翁始以隱德聞鄉曲爭重焉至吾祖廷佐翁益以雄畧為邑里推服闢塾延師以一經授先大夫舜石翁先大夫苦志公車業雖不獲售之身而竟得之不

肖兄弟不肖嚴與弟肅俱以誦劣繼登科甲弟寅復登  
乙榜不肖兄弟數歷中外迺勉供職頗不得罪於清議  
其他衿帶之士廩黌宮監胄及列庠序者尚不下三  
十人蓋皆吾祖廷佐翁之孫曾而吾曾祖志儼翁之嫡  
派也豈非吾祖德之流長乎先大夫初修畢氏世譜一  
編畧記宗派淵源而又建先祠於萬村白業堂西詳載  
列祖考妣諱氏朔望率諸子羅拜祠下凡所以訓誨之  
者期於各隨分業所至仰不愧於几筵而已每遇諸子

游泮登第展墓如禮必虔必敬必盡族屬與偕又立會  
封牲每歲以良月朔日大聚族屬舉祭於列祖諸父之  
墓祀訖仍設讌會食於是族人大浹少長歡洽藹然一  
家骨肉之至誼語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信矣惟  
是譜多掛漏懼其久而湮也不肖嚴叨列仕籍浮沈四  
方見所至之處宗法立而譜牒明者其俗必淳或好徒  
而輕去其鄉者必其俗之巖陵詬誶而宗法之不明者  
也因念勝國以前吾宗之散在石塘其姓名湮沒者何

限即洪水以後其徒處淄西而昭穆失傳者又何限今  
吾始祖之子孫屢困踐更自嘉靖中一族析為三甲門  
戶分而休戚隔逮我曾祖以下尤稱繁庶余懼數傳而  
後族屬遠則漸跡逃子姓夥則易渙散以一體所分者  
遂化為痛癢不相關之人安所稱禮義文獻之家也於  
是稽之版圖訊之宗老遍緝宗祧盡索孫枝分別世系  
務蘄詳審於以正名分於既往惇倫序於將來奕世之  
後無論賢愚披譜一閱世系昭如緣枝求幹共為一根

逝流窮源同出一派歲時聚會其分可辨其情可聯不  
至於紊且渙焉族愈遠而情愈篤矣列祖在天之靈庶  
幾其少慰乎間有遺忘而未備者嚴猶愀乎有餘恫焉  
規則從闕蓋其慎也憶自丙辰業已成帙苟歲數載訂  
證再四今始付之剞劂庶幾人授一編家藏一帙聊以  
萃渙合睽用識不忘一本之初云爾後世有同志者越  
十餘年即增補而潤色之刺於簡而壽於梓以永其傳  
則克家之肖子矣



賀許繩齋憲副擢符御序

蓋聞之君子比德於玉其義何居辭在乎管子之論玉  
矣曰溫潤以澤仁也粼以理智也堅而不感義也廉而  
不劇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茂澤光華並  
通而不相陵容也比之為義取類此乎古者方寸之璽  
各服所好即玉不禁焉其天子獨稱璽而羣下莫敢用  
玉非古也自秦昉也余不具論獨援是以贊今尚璽卿  
繩齋許公許公余里中人也里中多賢豪類不至阿所

好然皆稱公為聖人不啻王子明心遜李文靖也者公何以得此聲於縉紳間耶公始典州適賦不登謬示以扶之而陰屬意督郵以下使為解免其寬仁多此類至其持節河東一意施舍平反春賑貸冬贖糜水旱則傾儲倒囷以予民單赤隱恫慮亡不拊摩也所醜冤滯獄甚夥夥也德至矣余以服其仁晨起坐堂皇朝見吏民各條白徐次第分疏之咸得請而退已掾吏共撰決事更議難知者為平處其輕重已又作記或荅教布之

下俱如隔垣見五臟也閭里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  
請求無銖兩之姦皆知之余以服其智高都於州稱雄  
雲間於郡稱望俱沃土云公後先所莅皆垂橐去之及  
監司體頗隆重矣車門如洗無殮璧之敢干老吏化焉  
亦灌手抱案行部所過厨傳共張一切報罷歲時郵侍  
所上米鹽之資綜計歲或僅何曾一飯公悉捐以買田  
令諸赤貧宗人待舉火焉余以服其潔蒙右大姓以氣  
力漁食閭里雖有勢如山必問車後馬通雖在閭室若

畏神明而負霜雪亡敢黠取一錢徇賊蠢動民有搖心  
公慨然減此朝食從高棘中慮不旋踵親持斧督捕之  
卒得解散烏獸竄去閭閻按堵余以服其義且勇以和  
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一介之善必與褒納  
抽揚非結為非法姦賊有左驗者不務為扶別詞伺時  
手自牒書正其細過而詞語溫潤無傷害意尤以誠長  
者處官雅不欲告密瀆其俗諸武譎網絡張設非其好  
也余以服其行與容蓋公之徽美其彰彰在人耳目者

如此矣余即不敢侈譚聖人傷公長者意將以稱於天  
下曰君子其亦孰能間然哉則為之賦小戎之一章曰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良足風也采風者亦既上其事矣  
度上所褒崇即不得如漢宣帝時黃次公輩故事二千  
石以治行人為九卿亦當令秉鉞建牙為疆場重以風  
示有位而僅以璽卿相畀迂其途以待之何也夫璽卿  
在漢郎耳今名雖卿而秩實視郎耳豈足君所者苟求  
而曲解之用人者無亦從公所好默示比德之義而有

古人佩玉之思乎雖然霍子孟手解昌邑璽授之宣帝而不驚迺半夜殿中獨不能奪一按劍符璽郎千古而下郎與黃次公輩照映史冊且視功名損於治郡者猶若有過焉士固所自樹耳名位惡能頡頏之哉況九卿之席又未始不虛左而待公也特以公素澹漠不敢濃郁語相向煩公厭去耳請以質之諸大夫其謂鄙言為然否

賀劉母彭太孺人八十序

粵稽書侈五福詩頌難老聃以久視為尊周以全生為  
理上自王侯下迄氓庶人情所甚願者莫壽若也故盈  
虛消息維天之經損益盛衰維人之紀貧賤而長年者  
補其所不足者也富貴而不長年者奪其所有餘者也  
故夫不貧賤而長年者罕矣即不貧賤矣長年矣乃或  
子姓寥濶不則放蕩佚肆以廢墜其家聲即富貴而長  
年未嘗不吐咄悲也何樂焉故夫不貧賤而長年而又  
有賢子姓者尤罕矣乃今所睹劉太母其天縱以全福

者乎太母誕自名門曰嬪右族家擅素封優游內闈今且八十所矣而目熒熒而齒錚錚而履翩翩顏赤而髮玄容澤而神王一何健也且也芝蘭玉樹森列階除伯子起家功曹膺章服侍溫清仲子入游太學淳厯光祿日躋華撫諸孫濟濟登膠庠課鉛槧蟬聯鵲起歲時伏臘諸子若孫修滄滌之共以娛左右豈不欣然愉快而忘老哉故曰若太母者真天縱以全福者也然猶有進焉余前所述是太母之壽也而非其所以壽又非諸子



所以壽太母者也太母幽閒婉孌本自性生以端莊範躬以勤儉操家以慈惠逮奴隸以軫恤周閭里蓋古所稱女士令母而無媿焉諸子耳濡目染是則是倣繩趨尺步抱質履貞無為福先無為禍始淄青萬口無不推為謹厚長者是太母能葆太和以自為壽而諸子又能共迓天和以助太母之壽視履考祥介此景福即百齡宜未艾者寧第八袞哉不然彼蒼者天至難諶矣奚所取於涼德之人而畀之壽又奚所取於敗類之子而壽

厥母也歲在乙巳嘉平之念三日為太母設悅辰以光  
祿君為余伯父館甥故諸兄弟謀進卮酒稱壽堂下而  
索言於余余不佞無暇遠徵敢以太母福履子姓之全  
與夫德福相因之本漫書為賀

賀東菴伯兄七十序

余嘗橫覽溜澗之間其龐眉黃髮稱難老者不少概見  
即僂得一二率戴笠飯糗者流至貧苦矣若家頗溫給  
壽登古稀馴致大年者則寥寥乎蜀之日越之雪也天

道猶水窪則盈之亦猶橐籥張則翕之其殆有數存焉  
者乎余伯兄東菴翁生於嘉靖昭陽單閼之歲抵今上  
壬子凡春秋七十所矣於是同宗弟姪輩若而人酌此  
春酒以介眉壽有進者曰夫世亦有七十者矣七十羸  
焉嬰嫗搖搖如八九十者無寧擠壑而焉用七十翁玄  
髮星瞳紅光注射顴頰間足躩如也齒堅緻如童齒予  
以壯夫七箸猶然善飯此壯夫而七十者也乃翁壽哉  
已有進曰頤養不備則壽元不培翁田擁蹕鴉服曳蟬

穀使令足以息體車馬足以代步夕憩重樓朝棲華屋  
達萬物而同情拓三蹊而命侶此安富而七十者也乃  
翁壽哉已又有進曰子姓不繁則神情不王翁子如鶩  
發孫如蘭茁匪徒承家將必大其閥以綏茲純嘏此多  
男子而七十者也乃翁壽哉余曰唯唯茲翁之壽也非  
所以壽也翁天性個儻而好行其德客至無問貧富悉  
豐具款之宗人窘乏不難傾囊指困以抒其困人人倚  
為外府也即終弗克償弗問歲苦薦飢亟為饘粥活嗟

來且捐荏搗厝道瑾遠邇頌聲隆隆聞於邑侯旌以掉  
楔州里踐更之役必躬勞費周計畫以先諸屬毋債乃  
事鄉鄰中有悍不逞豪相搏也者翁居間解之人各厭  
其意多折矢罷非翁實薰德化之而善良乎長兄東樓  
公無嗣翁命次子子之以主烝嘗孀嫂同炊歷數十年  
無纖芥語言之隙皆人所難二子並以儒起家長遊太  
學次隸春官翁亦晚被章服稍稍貴侶矣而愈益慎誌  
教子孫以忠厚長者為標準今皆恂恂醇謹不忝萬石

君家風誠若于訓也大都翁之涉世居室一以冲和與  
順為主夫是能以和名和以順返順而享有無疆滋至  
之休也不者徒索沃田甲第自愉快也不宗之邱而歲  
是憂括糠糲米即握粟謹持之且恃孔方以僦車上式  
穀之謂何也心必躁結而不解神必顛掉而不寧莫日  
促矣胡能得天之獨厚而席人間全福若是哉然則耄  
耄期頤翁未可量也是日也衣冠萃止拜舞聲喧醞人  
獻醴庖人割鮮絲管鏗然金石鈞然而翁陶然其間真

天倫樂事哉余為序已復系之歌歌曰有美人兮山之  
阿毓靈秀兮葆天和種福田兮海為波躋遐齡兮山岷  
峨祥光靄兮瑤池過沆瀣餐兮朱顏酖歡情暢兮舞婆  
娑願言百歲兮期無他

賀左司徒李孟白擢留都大司寇序

嘗觀古今治兵之才猶十得一二而善治餉者百不獲  
一漢之興淮陰九江豨越絳灌之屬不下數百輩而轉  
漕發粟使大軍無乏絕憂則鄰何一人也元狩元鼎間

冠軍長平下暨廣利博德驍將纍若而問錢穀以佐軍興則自桑田諸賈子外未聞有繼何而起者抑何多寡之過若是乎蓋兵者虛道用奇用倦用飢用弱用儉膽張氣壯之人每一往而得勝一勝則愈壯愈張即其人力不縛雞亦能功成走狗至若治餉者雨粟雨金不能覲之天流錢流帛不能得之地三空四盡又不能剝之民量沙終不可飽無米終不成炊苟非真具經緯天地之才畧料理竹木之精神則雖窮山罄海能以有限之



財供無窮之腹乎是以疾舒衆寡歸於大道而屬意于  
仁人誰謂富國之學聖賢置弗問而鄴何之功不于今  
為烈哉雖然使鄴何而在今日恐亦未能遽收足食之  
效也蓋何自關中以轉給天下遠不數千里漕轉陸輓  
計日而至軍前今欲憑萬里之海波經哨聚之遠島與  
蛟龍豺虎共此島糧而使三軍無庾癸之呼吾知何不  
能也且淮陰輩所向多克往往因糧於敵而不藉糧關  
中敖倉之粟數百萬不亦少紓鄴何轉輸之力乎今治

餉之臣費千萬心血而雲屯山積于邊陲治兵者一不  
戒即為敵人之倉庾更欲從頭鑿空復求此櫛崇墉吾  
知何不能也何收秦圖籍因計關中戶口徵糧以給軍  
蓋賦額既定自不勞而輸今且聽命于未必發之帑藏  
不克完之加派偶一納之事例而欲使萬竈烟屯吾知  
何又不能也然何所一一不能者而能之自孟白李公  
始蓋公以涵江吸海之氣宇鎔金篆璧之品格縱橫六  
合之弘猷兼以周畫不混繭絲咨爰不廢芻蕘故雖事

事創始而節節安詳彼其壽海竒勲不遜古人治水豈  
輸將偉烈不高出鄴何萬萬哉假使治兵者能如冠軍  
長平輩掃烽烟而置亭障則公此時百萬戶之封亦不  
在漢徹侯下豈僅僅以留都邦臬謝公勤勞乎然漢使  
鄴何定律而周命召公居洛寢陵重地借元老以奠安  
國法三章得士師而明允則帝心之簡在亦何嘗在漢  
侯下哉且也鄴何文墨小吏而公固命世真儒鄴何垂  
白而賜劍履公且黑頭而階師保鄴何不聞有家慶顯

公有兩尊人在堂俱壽登八袞封亞上公鄒何之作室也後世賢後世不肖則繼世者之賢與否尚不可必而公有佳公子洞庭雲夢之奇不足供其筆下之波瀾公不高出鄒何萬萬哉所媿余才遠不逮公而竟作代何之曹參雖芳規在望不敢更張約束而以治兵之拮据靡效者欲收理餉之庸功恐駑驥相去終不能以數武止也余與公同事晉陽夙有金蘭之雅迨公秉鉞齊魯獲庇棠榆之下茲處津瀛徵公之左提右挈者又經匝

歲今復步公之後塵則與公相遇之緣相代之巧相契之深亦百不獲十者也即才不逮公而紹公前徽又何敢辭是以公之行也不能無言

賀津撫李懋明擢少司馬序

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乃若任事于始基甫定經制未備之日而又疾呼莫應孤掌獨持此其成為最難蓋始基者非無開創之勞瘁而當其時必有不容已之勢與不可緩之時則中外人情知而諒諒而應者亦

或有之且憑空締造必稍與以經始之費而事無因仍  
即草草結構觀者已為丕變迨前局初奠節次未調而  
昔日之不容稍遲者此時視為可急可緩昔日之與以  
經費者此時業已釜洗罄懸時勢萬難而事內之人若  
諉于無可為以坐視成敗則前功又隳是以成事之難  
必倍蓰于作者而成事者之才猷亦必倍蓰于作者則  
余與李公懋明是已蓋自封疆外陷烽火內驚建牙津  
門以衛都城而援榆塞余實首事焉募銳選勁治械剡

舟竭一人之力于匝歲亦庶幾苟完矣然旅成而未習  
誰作其氣器列而未周誰裕其備伍立而易虛誰稽其  
實楫治而易敝誰葺其踈雲錦之奇未衆誰廣其畜露  
處疲而市處勞誰為謀居賞欲厚而罰欲信誰為旌勇  
戮悖以一一繕教之用濟夫經始者之未速也則公之  
功巍矣傑矣公既為余所不能為而余當肇造時尚有  
部帑十萬金雖銖聚寸計亦極其節省然公莅事來所  
存又不及余之十二事劇于昔費縮于初人之視津應

津者復懈于曩日而公獨為余所不能為則成事者之才歎必倍蓰于作者也三輔方恃公若長城九廟方倚公若泰山而余亦樂觀厥成以幸迨于罪戾會上鑒公才念公勞因召公入佐樞密公昔也飭一方師旅今將典天下兵柄夫天下之窳宜葺惰宜振耗宜清襍處者宜使之安棲驚寢者宜養之驍壯亦猶津門也而公以其素所張皇乎津者發縱指示于上將不煩于傾帑倒藏之勞而坐收夫虎賁鷹揚之效邊腹軍容有不大振



者乎則公之經綸天下亦猶津門也雖然公即經綸天下亦烏足為公有哉蓋公固深于理學者也返遊于故里燭書師于長暮追太素于青黃所以芟支言刪異統而獨窺濂洛關閩之奧旨苦心微慮亦不啻孤掌獨持之難也乃公之有功斯道則五穀飽世廣居覆人又僅僅天下介冑之士安其所而生其共乎雖然天地之機在乎陰陽性命之微在乎動靜龍蛇之蟄在乎屈伸而治兵之道亦在乎正變是以精于性命之學者而後

可以治兵公之張皇于津門發縱指示于天下正公之  
藏于密伏于潛也公宜以經綸之才自表哉但恨余才  
不逮公而上且命余兼公任夫余之作始者尚藉公以  
有成今公去而人之視津應津者益緩于公在之日余  
又一手兩畫其不使公之政頽且廢者幾希則公之發  
縱指示者又望先暨于津也因贈公行而併為公請

賀郭邑侯遷厯城序

我邑侯平鄉郭公以歲癸亥受璽而莅邑事甫踰年賢

聲蔚騰薦剡數上甲子秋歷下缺今當事者特疏以公  
聞詔曰可遂改治歷云於功令凡治行卓異而任未及  
瓜者改治繁劇以需內台典甚重也侯行之日會余奉  
簡書治餉海上不獲從父老子弟卧侯轍下而父老子  
弟咸走牘以告曰上胡不久借我神君乎余聞而懿之  
蓋余自司李以至今日謬得司提衡于令長深有槩于  
我侯之成政而知天下之治易易也夫治有因革機有  
闔闢御勞民者利寬民勞而棘是以烏堇而起羸弱也

理劇政者利猛攻劇而紓是舍鞭笞而驟驚求也善治者調甘苦之節適緩急之宜一張一弛不競不隸斯以游盤錯而有餘試羊腸而不軋矣翳我小東其在於今兵燹再罹野有蜚鴻榆關師老徵輸不時不可謂不勞也爰書山立羽檄星飛監司布列軫使聯鑣不可謂不劇也我侯自剖符以來考政問俗修憲布令度吏之所趨避而為之操縱體民之所俯借而為之聚施無硤硤以厲亦無泄泄以弛無察察以核亦無容容以慢胥吏

負霜編民愛日賓至如歸而館人不匱輸租滿品而官  
刑不施當大役而民無哀憚人有震鄰而民無歌杖杜  
善良服習以安其教惱淫跳伏而不敢出然侯非以精  
明武健之道治之也侯唯敦教化崇經術日延見三老  
課誨子衿而師儒之訓成焉又何其優優而彬彬也於  
詩有之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言威克也悌以  
悅安言愛克也強教悅安所謂寬猛互調競絀無害者  
誠哉我侯以之矣歷固六郡望邑其所以稱繁吾淄者

要不過藩邸之輕俠四國之輪蹄諸大吏之倚辦三十  
州邑之氓隸雜選而居耳要皆侯已試之政也駕輕就  
熟則厯固無難于溜也聞侯臨厯之始屬當校士棘闈  
內外事事蝟叢侯方圓並畫指搯立辨入棘分校尤稱  
得人斯不亦庖丁之技乎夫庖丁之目無全牛也以理  
解也誠非醜髀安用斧斤以侯之批大郤導大窾而謂  
釋芒刃以滿志必不其然彼其視止行遲怵然為戒則  
溜與厯猶之乎族也依乎天理砉然而解快哉侯之奏

乃有餘地已今上勵精求治計典褒崇卓異賜宴南宮  
以風循良異時俟報績闕下行且以尺一徵侯躋于青  
瑣赤墀之間將見厯人士亦不能久借侯也吾父老子  
弟安得而久借之哉嘗觀溝澮之水潤不過畝而膏雨  
既零孰是一畝而不潤宵燃之燭照于一室而皎日麗  
空孰是一室而不照侯在淄而淄專其潤與照進而治  
厯則厯一淄也又進而齊魯之郊有聞大夫之風以淄  
之治治者將齊魯一淄也又進而薄海之內有聞大夫

之風以淄之治治者將溥海一淄也是侯且為膏雨為  
皎日夫安取一則一室之為快余故曰於侯之成政而  
知天下之治易易也余未能承侍侯左右而受澤為渥  
聊以所得于父老子弟聽聽我侯與家儀部孝廉之感  
咽者載之牘以附于輿頌使異日考績者有以列吾淄  
於單父武城之後則不腆下邑亦尚有榮懷于古昔矣

賀納言林先生九十序

今海內學士大夫推耆碩繫蒼生望者咸屈指漳浦考



翁林先生云林為閩鼎族由來遠矣祖孫父子兄弟蟬  
聯踵接以道德勲業為當世鵠乃不獨世有其貴而且  
多壽考故其貴以八座為恒調而其壽以八袞為小年  
王弼州嘗稱說南安公享年百有四臺使為豎百歲坊  
而其子少司徒時年已八十華髮相映金紫屬目為世  
所侈艷迄今又見之考翁先生先生生於嘉靖乙未抵  
今上丙寅年九十矣維時先生伯子肖考仕滇南憲副  
仲子平華以右司徒兼中丞與余共事留都得以聞先

生所以享純嘏躋期頤者大率以清真忠孝之德敦夙  
夜篤明發而尤以急流勇退之節食知止之福儲不罄  
之用於以壽國壽身皆操券取償非與夫竊陰陽之精  
工吐納之術熊經鳥伸以致遐算者可同年語也先生  
以嘉靖乙丑成進士起家南雲曹郎即執法不阿厯蒼  
梧上饒郡守皆潔已字氓所在尸祝嗣治兵饒南適故  
相江陵用事裁省司道先生亦在裁中亡何它裁者旋  
補先生不以竿牘抵政府甘自沈晦就子舍養親十載

丘壑恬如也朝論高先生品行起補楚沅仍飭兵乏餉  
士諱先生縛首倡立斬以殉士慄然歸伍楚用是無震  
進參藩分守酉陽念母太夫人春秋高復就子舍躬侍  
湯藥疾則衣不解帶足不出戶率百餘日以為常及襄  
事補粵西憲長尋擢粵東右方伯以入賀行交寇乘間  
破欽州往例捧費事竣類就便遊家園逾年始返先生  
聞欽被寇星馳至境總餉督征冒險海上不為瘁賴以  
大捷殲渠魁俘馘數百東南以寧天子嘉乃績勞以金

幣增俸一級已晉蜀左伯入為罔御陟通政使人謂先生治兵兵飭戩亂亂定上置之喉舌將大用先生也居頃之遂乞骸歸人起先生遭遇聖明忠罔不鑒功罔不酬況五官之用甚旺胡遽拂衣咸以不盡其用為先生惜以今觀先生飄然塵外丹顏黃髮一觴一詠暢遂幽情為當代人瑞蓋溫公雒社田父慕其姓名晉國午橋四譯問其年歲以方先生又宜異乎若夫經國大業救時碩畫所能盡而不肯盡者付之詰嗣為世名臣以闡

厥緒而光大之然則惟先生不盡其用為能取多於造物以介茲景福唯嗣君能大其用為能聚順於先生以成茲榮壽矧逸滕侍杖履者尤彬彬稱竇桂謝玉伯仲宣力於外諸季戲綵於庭先生樂可知也是知先生以忠孝報君親即以貽謀式穀亦以表世範俗令當世士夫儀刑其出處想像其丰采知先生之多福壽多賢子姓皆大德有以致之詎偶然哉昔武公九十餘作抑戒伏生九十餘授書鼂大夫令譽並垂千古其在先生哉

異日者天子寵異大老為豎百歲坊與南安公後先濟  
美林氏之澤其未有艾也夫

送李邑侯上計序

稽古良吏莫盛於漢而卓魯為最卓初到密有所廢置  
吏人皆相與媿笑鄰邑聞之亦鄙其無能卓不為嫌治  
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魯令中牟務以德化民不  
任刑罰卒致三異初不必按誅東高西高以立威勞慰  
食道苟為烏攫肉吏以示察也然已各稱良吏冠千古

矣李侯之莅我淄也適不佞以病予告歸里習侯治狀  
因得而論列之意侯蓋古卓魯之流也邑賦故主以大  
姓公費一之私費什之大姓相踵就斃長民者知其然  
救科金於民而官自為募諸閭里輕薄惡少無市籍商  
販作務而博醉以遊行金錢豪長者為闕說竄身募中  
要民重耗以自媚於今今稍憤憤輒盡攘歸私橐民所  
耗什二三而今曾不得賴其錙銖之用又賦長及主守  
相朋作奸詭令以所未察各私賦以為樗蒲調笑之資

而虛列其菑於令按簿則有課實則無歲終會計乃逋  
逃他所親黨無辜坐累連逮數十百家天子以賦逋不  
入下詔切責守若令有奪餼者侯與民約量賦濶狹為  
限限盡賦滿終不問羨金也又限輒為莫主守無所肆  
其奸積猾曹吏伺民有赴愬者陰竄去其寃狀上掩令  
耳目下以防民口侯蚤覺知具服抵罪諸官吏凜凜矣  
天不予溜眚有尉自長安來挾中貴以恐動人墨殊甚  
其爪牙虎而冠詞民間免女子搏黍之爭輒捽縛虺噬



之而鄉曲之猶望里中蚩弱不為供牛酒費捏誣投陷  
中人之產立盡其剝剝淄土殆遍侯謂我在也而人敢  
魚肉吾民呼來庭數之更為教布諸民諸逐捕盜賊外  
即有他事尉勿與知雖怙權自用不少悛竟罹巡方直  
指三尺而侯之惠心民歌舞之矣屬大比往令惟從學  
宮取一二右試者薦諸上侯不忍以耳為目也進諸生  
親試品題侯所識拔即格於府無不隨牒入棘者令凡  
百餘城無侯若蓋侯為閩中名宿故能得之學使者言

輒聽之不厭數云募軍興使者勅郡國出倉粟於民以  
易米輦致諸上民受粟不滿斛輒以米倍償蓋主斛者  
類邑中豪實繁有徒猝難禽制侯遵養時晦不輕以身  
為孤注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上官好自為名移檄屬縣  
修復鄉社令民出粟自為備公私不勝其擾侯為寢之  
不迫民以必行以從諛上官民受庇焉侯於縣事責大  
指不為苛細言事曾不出口而民情洞然出入省騎從  
嘗應徵主武試抵途天大雨雪馬毛蜩縮輿卒戰掉不

能前因各奔竄對竈燎衣獨置侯風雪中侯無亟心無  
躁容其寬仁大度詘已愛人類如此侯今淄裁數月會  
計期屆行矣今天子龍飛伊始勵精圖治行且嘉侯治  
行擢置蘭臺冠柱後惠文彈壓百僚即惜侯之績未底  
俾還治淄侯又將大有造於淄也寧直茲期月之可已  
乎於是不佞借邑中薦紳大夫稱觴堂下而書此以代

驪歌

韓長卿邑侯力復條鞭序

我濁役法一準白東阿條鞭從來久矣士紳優免有成  
例餘悉徵之供軍國費一切遞馬俵馬守櫃漕米及諸  
不時之役胥按畝輸貲官自為辨上不失優禮賢士而  
下亦取民有制風會日流事勢相激額所設者不足給  
軍國之用又長吏數易建置不常甚或懷醉飽之心併  
額所設不復可問而徒一誣諸民縉紳之家既有所口  
實不復與民共邪許而諸徵縉紳之靈者又實繁有徒  
免爰雉罹不均孰甚焉以故民趨一役若赴市曹幸獲

已於事而竣而厥家已化為烏有矣邑侯蒲坂韓父母  
莅任洞見淄人之計無復之而批政之不可復沿也迺  
毅然擔當議恢復條鞭法斟酌潤澤計畝均輸除按級  
優免外即縉紳亦且預急公之義而士民不復受偏累  
之苦既謀野而獲上爰頒布以更始於是遞馬官自喂  
養漕米定價一金俵解革絕幫貼差役攤以原坐櫃書  
止用房胥錢糧官為解納即他不常之役亦皆因事制  
費嚮之費中人數十家之產者纔哀衆出之毫釐而已

官無通事民亦不知所由辨退私吾餘以老吾老幼吾幼弛然而卧慶然而起懷溝壑之恐者今胥獲安堵之慶矣非獨此也章程具而永規垂凡我淄人將世世食侯浩蕩之恩於無窮倘所謂以修明兼創始以恢復啟率繇者耶昔管敬仲柄齊下令於流水之源需諸高國世卿者皆取之如寄彼經國子民之大畧誠有以服之也侯世躋台鼎學有淵源故乃初發劓修復成憲批郤導窾章章若是浸假而晉秉國成宰割天下當不第如

敬仲之治齊而已雖然茲法也有法法者余竊憂夫修復在侯而率由不嘗在侯也唐劉晏轉運江淮謂大計不惜小費置場造船船給千緡半以資執事者私用無窘官物堅完行之五十餘年餽運不乏後有吳堯卿者始估給直無復餘羨船益脆薄漕運遂廢今立法給費常若有餘侯之為慮至深遠矣嗣是以後惟冀畫一守之奉若著龜脫或併今所加派者復不可問而徒以責諸庶人在官之殷實者曰吾不擾民也庶人在官者夫

豈有異民亦猶是淄之父老子弟也力不堪命勢必及  
民變態叢生禍又不可勝言矣淄餘黎民侯方鳩之澤  
中倘異日者復為哀鳴之飛鴻能無惻乎有治人無治  
法良有味乎其言之也

賀牛潤寰姊丈暨長姊夫婦雙壽序

夫壽者得數有常之謂人所希冀而不可必得然握其  
常然則亦有必然無爽者天有常浮地有常奠岡陵得  
之不騫不震故岡陵為壽松栢得之歷風霜貫寒暑而



柯葉無改故松栢稱壽人而淳樸不散渾渾悶悶無所  
變易其常德亦能久視而後凋此夫握其常然則亦有  
必然者如余長姊丈潤寰牛公與余長姊是已蓋余兄  
弟八人姊妹亦八人稱極盛焉無奈造物忌盈甫及中  
年頗多凋謝今兄弟止存其三稽厥僂非續絃則鰥  
居也姊妹止存其四除幼妹宜爾室家外其為妾者二  
焉若夫婦偕老年俱七袞以上者自潤寰長姊而外不  
更見也豈惟吾兄弟姊妹為然即求之先世與余宗黨

間其壽考而偕老者固亦寡矣詩稱君子偕老副笄六  
珈又稱直言飲酒與子偕老良以壽而偕老斯為吉祥  
善事耳甚矣齊齒燕喜之難也潤寰與長姊豈倖致而  
危得之哉潤寰起家右族不以氣岸先人嗜飲好客不  
為酒困里閨囂爭得一語解紛無不冰釋長姊脫簪珥  
謝紉綺手理絲枲目察米鹽茹素斷殺扶顛持危解衣  
推食者無虛日今潤寰七十二長姊七十一健飯安履  
精神強固敬德相賓祺壽作朋凡宗黨內外吉慶大典

讌飲嘉會則潤寰與長姊必在諸姪女孫女姪婦孫婦  
當于歸見廟初得長姊一語訓迪稟若著龜此之以和  
召和以順致順其天不滑故其神不傷所謂握其常然  
而因獲其必然者非耶初潤寰冢嗣遊庠蜚聲而竟不  
祿人多為致憾焉今子孫成立翱翔塾黨貴賤與偕滿  
灑閭閻庶幾岡陵常靜松栢常貞繇今而後益自葆神  
集禧烏測其所至也者世人以全難之而潤寰長姊以  
全收之斯不稱覃厚哉余因是歎造物於人抑何巧為

挹注也或豐之而先以約或翕之而後以張有餘不足之數若為劑量裒益於其間昧者以為適然自知道者循本測末直若寓而取耳非達觀天人之際者其孰能洞晰於斯乎余與長姊為同母弟昔年誥贈一品夫人先母在堂余每遊宦遐方必賴長姊左右承歡暨當大事倚藉尤殷余役江南隴西潤寰不憚險遠必重繭跋涉視余宦邸休戚相關視他人若倍蓰焉余誠不勝私感當此雙壽駢臻輿情共快余尤不勝私喜故邀兄弟

率子姪共為登堂稱觴而備述顛末如右

賀從弟涑池舉鄉飲賓介序

古者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曰庠者養也明興尤加意養老之政勅有司歲時舉行鄉飲酒禮既推擇薦紳先生台背黃耆望重鄉評者為大賓復從縫掖韋布中舉菑德俱尊者為之介合而饗於膠序之堂執醬而饋執爵而醕祝嘏祝哽授几授杖煌煌乎鉅典也哉余從弟涑池丁丑之春若冬實兩與焉余家羣從昆

李暨諸子姓其麗不下數十百人所為翩翩俊逸美秀而文者固自不乏間或個僕不羈即於惱淫失計從輕黠為游俠者亦有之淥池不少濡染一意好修其修也不務為瑰異絕俗之行惟務入孝出弟行仁義以克讓之為兢兢曰吾儕庸衆人第能為庸德庸行已耳簡束抑畏教尚勤儉當少年時慨然想見古白圭倚頓之屬與僮僕同苦樂而畜五犉者再馬桑以百數千畝穀千畝麥菽稱之澤中千足鼠千角羊羸馬之屬稱之園中

百畦非它果茹之屬稱之鑿煤窟釀酒醴權子母徵貴  
賤胥有成算百不失一居積饒裕號素封矣嘗歷稽其  
生平與古人較之事父若嫡母生母承顏順志沒而哀  
毀骨立作孺子慕是閔子騫無間之芳躅也昆季八人  
當析產時寧讓肥居瘠讓多居寡同母兄蚤逝家無立  
錐養嫠嫁女終其天年無幾徵見辭色是姜肱布被之  
懿行也急公好義自占修石城垂百尺歲時財賦率先  
輸納用補族中之寒儉者曰吾幸徼天之福都溫席厚

何可使有離上抵負名且無以效葛藟之庇於本根也  
是卜式助邊之卓軌也敦故睦族禽措急難崇儒重賢  
賓至如歸諸沐浴德澤者游聲延譽溜青千里誦義不  
休是晏平仲好施之高風也世之人名為孝養計費酒  
脯斗粟寸帛同氣反面因陳臭敗阿堵遠牀忽視餓殍  
銖勺弗捐其較淥池天壤懸矣夫鷓鴣盛而有鷓明楔  
猶盛而有駒虞天下善者必緣不善者始彰淥池生居  
闕闡非有明師良友左提右挈乃不言躬行若陟杏壇



而登華胥當風靡波蕩之時而能孝弟仁義若是斯亦  
今之鷓明騶虞也茲且踰六望七會當舉鄉飲賓介博  
士弟子因共推轂邑申督學使者以示風勵洵有光鉅  
典也已淶池雖少失學不獲致身通顯既撫有諸丈夫  
子徵名宿為督課行脩進幣惟腆諸子聯翩庠序每試  
輒嶽嶽諸生間幾與計偕者數矣顧淶池恂恂雅飭而  
諸子希心豪舉若不規規佔畢為者使其簡鍊於學洵  
汰於師譬之厥父基厥子乃堂而構之厥父苗厥子乃

播而獲之無曰前之人無聞知也予以保世元宗焜耀  
吾族也猶擬之耳是又淶池胸臆中事而余羣從昆季  
及諸子姓咸所厚望祈嚮者也故當同族之稱觴舉賀  
也既譜淶池生平而又勉諸子以所未足以期於交砥  
云

度支新餉司奏議序

刻度支奏議新餉居其四五刻新餉奏議夔佚尚居其  
二三文與歲繁紙亦偶因時貴敝苟可棄告饑難泯疇

踟四顧僅得成帙蓋試次而眠之有呼若詈應若頷者  
日劇一日而兵氛之哀惡民力之紆糾犁然具也莊而  
繹之有可曰俞否曰咨者事詳一事而宵旰之焦勞謀  
斷之委悉犁然具也側而視之其厚倍焉有切責詰難  
往復求宜補牘執奏數四得請者年棘一年而主計之  
心血案司之手腕犁然具也不佞乃感而言曰自邊  
釁日起中外昕夕以遼為的致遴專司優超陟幾與職  
方氏等蓋兵餉交須之切也熹廟之季帑頽波屬樞計

撐支無事蓋今上元年秋冬餉始岌岌告脫巾焉不佞  
拙與窘會無他謬巧但有理未焚之責節久饜之腹泔  
淪滴挹以沃焦釜而曠騎又嘯上東門矣有倉卒客無  
倉卒主人郇厨不戒良庖且為束手矧以族庖炊空鑪  
乎鼯鼠枝梧天幸勿乏追念猶有餘悸嗣是虎符雲轅  
闔衆者用多募死者利厚騷然煩費姑為權宜救急之  
劑幾幸一二年間遼水澄波燕然從碣方將條便蠲煩  
與民休息而天未悔禍不佞亦復病與臯值矣可奈何

昔蘇威有言今茲賦法譬若張弓後有君子誰為弛之  
興言及此則今日輦而入歲貯若干鏹明日輦而出歲  
遺若干鏹皆非余志也夫則皆余戾也夫我皇上勤兵  
省餉之願矢茲六載而不佞承乏其五新餉獨賢積勞  
之司迨今十人而不佞共事其四歲月滋久新膽相憐  
如蜀之范子鑛毫之薛子邦瑞楚之劉子鎬上谷之張  
子鵬翀皆相與寒沾暑濕仰承明作之威蘖茹冰嚼俯  
淬盤根之銳者風雨雞鳴其忍忘諸因憶己巳之冬

餉旁午亟索世廟庚戌時部中條列兵食狀隻字竟無  
可考則斯刻之不容已也將遠以備太史之採使本末  
無遺於平準近以訂胥史之闕令司同得徵夫文獻云  
爾若曰白杵在望行矣不忘桑土依然飛而猶顧是刻  
也不乃告勞乎則吾豈敢則吾豈敢

八鎮經制序

憶庚午夏畿輔始擴清次第治兵圖捍禦圖恢剗閱壬  
申春始定經制經者何經不經也制者何制不制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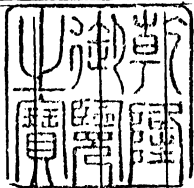
經不制者何先是調援雲擾組甲被練多創名之八鎮  
六督撫心心喙喙正正竒竒視太倉為中衢之鼎而莫  
適告飽憂其繼故示以常也常者何凡兵事尚陰而數  
不可以不陽高子曰明於機數而機數無敵蓋選徒與  
峙糧並焉者也國初太倉歲入四百萬以充京支及餉  
九邊之用維時有舊兵無新兵有舊餉無新餉自遼事  
起而關寧皆新兵食新餉矣浸假而及薊密永三鎮纔  
十之一二耳逮己巳後三鎮所設新兵漸倍舊兵且新

兵之餉厚浮闡寧舊兵之餉例比新兵逮於昌通津鎮亦皆日新月盛度支一再加派歲賦除太倉外又增九百餘萬視舊額凡兩倍以贏而猶不敷長此安窮民力奚堪是經制之定誠今日救時第一議嗣後尤當慎守勿失寧減勿增者也或曰是常也終無變乎曰唐制三變兵多而悍不為用宋制十餘變兵多而懦不足用顧變之何如耳今且以茲制為八陣方圖某陣限餉若干限兵若干嗣此而或得百金之士焉得千金之士焉如



九軍六花圓變無方而總不失平沙簇石之定格所謂  
因兵以置餉勿因餉以置兵為餉謀尤為兵謀為國計  
兼為民計意深遠矣是役也司馬主庖司計主俎無相  
越也皇上以臣嚴狗馬日久申諭專責而嚴亦幸從本  
兵督撫後授成畫於劉子鎬劉子受而目營掌壘見成  
師焉凡商確匝月易稿再三而竣俱得旨報可今封事  
具在簡付廁人用存掌記區區籌兵節餉愛國惜民之  
意可對天日即恩怨毀譽弗卹也茲嚴叨恩弛擔而劉

子尚薪積為郎索米長安邸回首今昔寧無感慨因綴  
數語以弁其端



石隱園藏稿卷二